

西

臺

集

二



百

一

集

二

西

臺

集

二

畢仲游撰

中華書局

西臺集卷六

試策

召試館職策

問傳曰。秦失之強。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至其後世。有寢微之憂。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爭奪之禍。夫親親而尊尊。舉賢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齊魯行之。不免于衰亂。其故何哉。國家承平百年。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于仁。今朝廷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勵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漢文寬大長者。至于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其有督察過甚之失。何修何營。可以及此。願深明其所以然之故。而條具所常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備采擇。

臣聞不循于理。不合于變。不適于用。而使之言。則行道之人。皆自以爲量董。先循于理。次合于變。卒適于用。而使之言。則雖量董有所不能盡。故論無美惡。惟變之合。言無得失。惟用之適。言至于用而止矣。自嘉祐以來。天下之士。常患乎科舉之累。而尤以詩賦爲無用。故廢去偶儷破碎之辭。而進以通經義理之學。庶幾乎有用。而十數年之間。綴文之士。號爲通經者。偶儷破碎。反甚于詩賦。至合天下爲一體。如適莽蒼。

之野而觀蓬蒿之多。第見同色耳。孰能形小大美惡于其間哉。詩賦則曼詞以自售。經義則曲論而求通。取士之法雖分。而科舉之累如一。無他故也。上之人道之不善爾。今朝廷復修三館之制。使公卿大臣薦延天下之士。因試以言。既不取詩賦之曼詞。又不爲經義之曲論。而策之以仁祖神考齊魯文宣之治者。似欲聞有用之言。則承學者詎敢以無用爲說。雖策之者未必真取其有用。要之非昔時之詩賦。今日之經義。則自當不爲無用之說爾。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豈不知舉賢而上功。太公治齊。舉賢而上功。豈無尊親之道。使魯不舉賢而上功。齊無尊親之道。則齊魯豈可以爲國。蓋尊尊而親親。近乎周之弱而道無弱也。舉賢而上功。近乎秦之強而道無強也。魯久而偏于弱。齊久而偏于強。後世從其偏而失之。如齊魯之後。知其偏之所在。以齊之所偏者治魯。以魯之所偏者治齊。各舉其偏者救之。則魯不至于衰。齊不至于奪。非謂尊尊親親舉賢上功爲召衰奪之端也。昔仁宗皇帝之治天下也。優禮大臣。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蓋大臣者。天子之輔也。不優爲之禮。則無以勵其節。盡其心。而聽用御史諫官之言。所以存天下之公議。而禁制大臣。使不得自放之術。故大臣起居進見。未嘗不恭己而待之。若將久于其位而不可動。及御史諫官。一有論列。則十言之中。行其七八。雖故老大臣。必正其罪。以是而去位者。蓋可數矣。故治平以前。大臣平日足以致君臣之歡。禮貌之隆。而私門奸利。則破膽而不敢爲。至于神宗皇帝。承久安之運。因累聖之業。欲興利除害。富國強兵。而服四夷。凡可以興利除害富國強兵服四夷之事者。無不舉。凡人可以行其富貴者。用之無不至。且孝宗廟仁九族。隆儒重道。常有以自勵也。老臣舊德。諫說雖切。而不忘尊

獎嚴憚之心。終爲天下之用。則仁宗之道。本無心于使之媮。神考之世。未嘗欲其刻也。然師仁祖則有媮之防。法神考則有刻之慮者。以風俗出于觀望之致爾。故有言某事之利民者。上不知其利而使視之。視之者必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利也。則言其利。不言其害。上不知其害而行之。故朝廷以爲利者。天下以爲害。有言某事之害民者。上不知其害而使視之。視之者必又爲觀望。曰。是欲我言害也。則言其害。不言其利。上不知其利而去之。故朝廷以爲害者。天下以爲利。推本而言。豈朝廷之所望于下哉。且天下之士。固有贊青苗。譽免役。歌市易。頌鹽法。至于今日。閭門之內。道路之間。皆以爲青苗爲可除。免役爲可罷。市易爲可改。鹽法爲可廢。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更者。是豈真知其不善而可更哉。亦出于觀望而已。蓋今日之言不善。有前日以爲善而欲奉行之人也。則朝廷明日欲復新法。彼又將言青苗可舉。免役可行。市易可置。鹽法可作。至于其他新法。無不言可爲者也。由觀望之心。成觀望之俗。故師仁祖則事或至于媮。法神考則慮或入于刻。蓋皆不在媮刻之間。而觀望使之然也。今如取夫守道固窮。不爲觀望。衆人之所共知者。尊用而亦取夫背公向私。專事觀望。衆人所共知者。退免。使天下曉然知觀望之無所用也。則師仁祖而不至于媮。法神考而不流于刻。而忠厚勵精。孝文孝宣之治。可以兼舉矣。昔秦人之爲俗也。賤仁義。尚詐力。尊法令。禁儒學。勇者威怯。壯者凌弱。天下耗亂。而孝文之時。去秦未遠。元元之民。出于塗炭。故鎮之以厚。養之以寬。吳王不朝。則因賜几杖。張武受賂發覺。而賞以金錢。嗾夫喋喋利口。則以釋之諫而不用。其寬至矣。而終無怠廢不舉者。以秦在其前也。及孝昭之時。霍光爲政。雖承師旅衰耗之後。與民休

息而不學無術。因權用勢。居以不遜之道。在廷之臣。有忤意而誅者。便辟而生者。是以孝宣于閭里知民事之艱難。光薨之後。五日一聽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所以然。其勤至矣。而無督察過甚之失者。以乘霍光之後也。然則赦吳王。賞張武。棄裔夫。似寬矣。而孝文之事。本不至于弛。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考其名實。似勤矣。而孝宣之事。本不至于察。則文無怠廢之風。宣無督察之失者。亦良有道。今國家上不承嬴政之苛。下無霍光之弊。則周公之所治魯。太公之所治齊。與夫仁祖之忠厚。神考之勵精。惟其所擇。而當其行事。則去觀望之俗而已矣。夫前古之君。有難與爲治者。以任用親黨。女謁公行。遊宴弋獵。不恤國事。賦斂無藝。使民困窮。深嚴自居。下情隔塞。有一于此。則難與爲治矣。蓋親黨女謁。遊獵賦斂。隔塞者。人君之私也。小人探君之私。而道之于邪。旣以得趨于私邪。則公卿大臣。雖欲開正言。陳正道。如陳夢中之語。告天外之事。泊然不以經意。雖欲爲治。從何而入哉。所以難也。而國家自祖宗以來。宗室戚里。未嘗用事。而賜予有節。則無親黨之嫌。主上明聖。未親后妃之議。則無女謁之患。苑囿鷹犬。未有所幸。則無遊獵之虞。罷貢獻。蠲逋欠。則無賦斂之弊。聽政之始。卽詔天下。實封言事。惟恐下情之不通。則無隔塞之憂。凡前古之難者。顧皆易矣。而所難者。則在于觀望之俗未衰爾。蓋爲治而觀望。則流入于邪。苟無觀望。則齊魯文宣仁祖神考之治。惟所行之。皆可以成功。苟有觀望。則不失于嬖。必失于刻。萬事之是非。何可備言。謹對。

治法

自三代之亡。秦變古。天下號爲難治。欲興禮樂。則自嫌以爲迂闊而無其實。欲宣教化。則自疑以爲執滯而無其道。欲厚風俗。則自以爲誕。能言而不能行。自漢以來。守文之君。當途之臣。其相與施政以成一代之典。不過簿書獄訟兵食則已。則天下之政治。何足道哉。蓋簿書者古有之矣。而禮樂爲之先。訟獄者古有之矣。而教化爲之實。兵食者古有之矣。而風俗爲之本。今天子紹千歲之統。垂萬世之法。其丁寧訓告。所以興舉建立者。未嘗不以三代爲言。如秦漢者不道也。則禮樂固將興。教化固將行。風俗固將厚。然興之必有興之之人。行之必有行之之實。厚之必有厚之之輔。簿書獄訟兵食者可捐之有司而不問也。諸君試言其禮樂之所以興。教化之所以行。風俗之所以厚。若夫簿書獄訟兵食。則有司存。

文體

【原註】熙寧中。兗州。試中。選者。解頤。晁輔之。晁端禮。晁端智。晁損之。李昭玘。李格。非李等。

問堯舜三代之文。吾夫子之所論次者。雖異乎諸子之書。而諸子之書。猶有三代之遺風。蓋自離騷作。三代之文始變矣。迄今千數百年之間。綴文之士。當途之人。以文章爲己任者甚衆。而三代之文卒不復者。嗚呼。何古之易變而難復也。昔司馬遷著書。自以繼夫子之緒業。而今觀遷書。殆非夫子之繼。班固著書。嘗詆遷之病。及固書成。益非遷書之比。范蔚宗著書。嘗議固之罪。及蔚宗書成。又非固之偶。其後文詞麗而古風遠。雖有好學特起之士。欲度越前人。擬方三代。及其卒也。豈特三代之不可擬。而數世相承。漸非前人之作。豈人之性資有今古之異歟。將世態澆訛。處心積慮。既不及于古。則發爲文章。亦浮僞淺雜。不

足道歟。抑時異事變。物物相反。雖如文章。亦必不可以復古歟。或未之思也。今試問諸君。古風易變而難復者何謂。司馬班范如兄弟之遊。而文力大小。若父子尊卑之遼遠者何說。其好學特起之士。窮神極思。研精畢力。欲上擬三代。而世數相承。漸不可及。前人者何故。今天子新法度。明禮樂。釐正官名。祖尙經術。一皆倣于三代。欲其乘時而革。天下之文風。復之于古。則訓詁詔令。何爲而得典誥之體。詩歌賦頌。何道而合風雅之正。史官述作。何從而繼春秋之法。經術講解。何治而紹六藝之文。使吾天子之事業。既得三代之實。又有三代之文。異時觀之。遂無不及前人之歎。則聖朝之治。美矣大矣。子大夫從事于文有日。今而不復于古。則古不可復矣。其思之重之精之。以告有司。毋忽。

史學

問文者載道之器。而史者載文之職。蓋古之文也正。今之文也浮。自三代而下。司馬遷父子。采周秦漢楚之遺書。作爲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則後世遂不能加焉。然遷亦終身然後成名。世之爲史者。其忠實材識。固不預史官之職。祇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故雖有聖君賢臣。規模法則。流風善政。不能慨然發明。以動人之耳目。而遺于萬世之下。則有識之士。嘗廢書而歎息者也。今天子勵精在上。取士之政。撥去聲病無益之書。而進通經朴文之士。則文章之風。幾欲復古矣。而于史猶未暇焉。如欲述三代之遺意。用司馬遷之品法。設立史學。而求材識忠實有文之士。以授其職。且不爲貴人待次遷徙之地。則官名之未正。人材之難久。若何而可。三代之遺意。馬遷之良法。若何而是。諸君宜觀未行之理。博取已有之說。以著于篇。亦

今之務也。

論

天下有常勝之道論

人生而有是非。不知是非之正。則心欲是而常蒙其非。人生而有利害。不知利害之正。則心欲利而常蒙其害。事與情反。迹與願違。終身由之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舜大聖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禹大聖人也。卑宮室。惡衣服。聞善言則拜。下至成湯。文武周公。仲尼之聖。所以有天下名後世者。亦得其正而已爾。故列禦寇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弱。常不勝之道曰強。夫強所以爲勝也。而反不勝。弱所以爲不勝也。而反勝。則天下能勝人者寡矣。蓋試嘗論之。君臣之相際。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成。朋友之相信。凡所以交于事而委曲纖悉者。皆有理在焉。而昧者以氣使之。氣發于外。故似強。理潛于密。故似弱。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而疾瞻顧曰。天下莫吾若者。是氣也。而無主于利害。無主于是非。故似強而反弱。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歉然常以下人者。是理也。而利害由此而決。是非由此而正。故似弱而反強。強者常勝。弱者常不勝。故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不矜不伐者。弱也。而天下莫與汝爭者。強也。莊周亦曰。同乎己則爲是。異乎己則爲非者。其意欲出乎人也。夫以出乎人爲心者。何嘗出乎人哉。則強弱之辨可見矣。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氣之爲害。不特小人。蓋君子亦有之。氣勝理則名強而實弱。理勝氣

則名弱而實強。以氣揜理則純不勝。以理揜氣則純勝。其道然也。或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子以氣爲弱而不勝可乎。曰。所謂浩然之氣者。配道與義。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而矜顏色。盛容貌。厲言語。疾瞻顧。而謂天下莫我若者。私氣也。離道與義。而惟以勝人爲心。亦安得而不弱哉。

禮禁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簋豆俎豆。尊勺鼎鼐。可陳于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弦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知治具之有大小。以簿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終不能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爲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效緩而遠。治小者其效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效。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爲迂闊。而見簿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爲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凡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

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于至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反甚于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恣民之所自爲而莫有限樂漢唐之小具不思三代之大治豈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于驚動耶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庫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庫車蓋國家立事好爲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庫車之意定爲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行以化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宦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效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于今日度越漢唐而頌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宦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爲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柵耳何患乎驚動歟

序

褒賢集序

即君子之名而議之善足成名可也而名之所以成蓋有大乎其名者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皆志乎道而進乎技使二人者惟鼓刀椎鑿之知則豈足以成後世之名乎自嘉祐以來天下稱故常山宋公善爲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有長者之行士大夫怪公得名之多而不知公之所以成名者猶大乎其名也公在仁宗英宗之朝天下多以論事詆大臣進者而公惟樂善好學居官治民而已與人交雖更數十年有初見之敬其從諸老先生之游歉然自下如恐傷之而荆公當軸天下士大夫往往專頌行事譽下風

而公乃慷慨議論，引大體，明是非，至可進而退以自見。雖古節士無以加諸。蓋知剛柔語默而深于道，豈特善文章，通典禮，博物洽聞，稱長者而已乎？其後介甫引疾，天子始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繼以爲太史，數召見訪問，且大用之。而公已病矣。及其亡也，神宗皇帝臨朝歎息，公卿大夫皆失聲相弔，而交游故人或哭之慟而自絕，則公所以成名有大乎名者，可見于此。昔晉郗超之喪，貴賤爲誄者四十人，當世以爲寵。而公之喪，贈官詔葬，皆不用常典。中外之士不敢私誄，而見于官輓者六十有三人。故公之子慶曾旣除喪，乃集錄贈告豐碑銘誌行狀祭文，合于哀輓，得一百九十五篇，摘告申之文，命曰褒賢，而屬仲游爲序。仲游欲爲序，未成。會今天子卽位，熙寧之舊人以次登用，皆至公卿，而懷私阻威峭深安忍之吏亦稍引去，欲得如公者以寄紀綱，厚風俗，陪輔天子之治，而公亡已八年矣。每一思之，紙筆且下而流涕，中止者數四，使亡而可作，則天下所賴公者，豈其微乎？乃略載公出處，大致述所以成名者，詔其子孫使無墜褒賢之業。元祐元年八月晦日，朝奉郎新行軍器監丞騎都尉代郡畢某序。

記

慶州平溝接城記

慶陽之在西州，初非名城也。寶元康定之間，元昊寇邊，朝廷歲用兵，始作陝西道，建置四帥，其一開府于慶之陽，守以貴臣，繕修增飾，始爲名城。元豐辛酉，仲游從軍方渠，過慶陽，見其城高十仞，廣五六里，週迴透迤而下者數重，背高面深，跨山趾而守之，其堅如此。而州之北偏有大溝焉，斷城之東南，城缺不屬，問

其名則曰鵝池。問其所從來。則曰不知紀年之多少。以目度之。長幾百步。廣幾七十步。深十丈有畸。俯而視之。窅然以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慶甚堅。而常人微幸萬一不戒之虞。且不得爲完城。是可恨也。其年從軍至靈武。還復留慶陽。登城覽觀。與二三友者。歎息溝之未平。城之未合。雖非己事。而心以爲病。元祐元年八月。寶文閣待制延帥范公德孺。繼其父兄守慶陽。惟父兄世有功于慶。慶人樂之。而羌人懾伏。故德孺五年不得代。德孺亦以其父兄慶人之故。不求代。留慶五年。如一日也。纔至。則有意平溝接城。以足父兄之事。會夏人有罪。兵未解。歲發民數千防秋。因其無所事。迭爲番休。俾運東山之土。實于溝中。而築之人以爲戲。而公五年不徙。溝遂平。始州廨之後至溝。纔五尺。及溝平。盡城之北數百步。乃傳合其城。經度其東爲大堂。而藝其西以爲圃。堂未成。以戶部侍郎召還京師。持材與工。遺今帥直龍圖閣章公質夫成之。堂成。大作樂。置酒樂于其上。仲游居鄭。聞而壯之。乃爲詩三章。以遺慶人。其詩曰。匪穿而池。窅且巖。不棘不求。陸而透池。慶人之所宜。匪析而缺。呀且豁。不棘不求。崇墉嵒嶸。慶人之所悅。旣囿其中。又闢其旁。有閱其闔。有翼其堂。可謀可燕。可饗可觴。子孫之不忘。詩旣成。遂以遺慶人。雖未得坐其堂上。酌旨酒。蔭嘉木。與賓客徜徉而自適。然猶記昔日覽觀之所病。想像而樂之。客謂仲游曰。平溝接城。則固云美矣。吾子之所言。得無少多乎。曰。是客未燭仲游之所志也。昔陶士行綜理微密。下及竹頭木屑之細。而能扶危定傾。禦患折難。爲晉之宗臣。謝幼度得人于履屐之間。而識者知其能摧苻堅百萬之衆。蓋事有言近而見遠。論指而知歸者。理固然也。今范氏父子兄弟。世爲慶陽。所以幸慶人者甚厚。其功名氣節。刻金石。

傳史官。諷誦于天下士大夫之口。有年矣。至平溝接城。則豈特無不戒之虞。以累來者。固將見逃遁之寇。交臂屈膝。請事于塞下。畫地而守之。長無犬吠之驚。則仲游之言。非敢故爲侈然也。既與客道其語。因併載其所作。以重遺塵人而屬二公。元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畢仲游記。

重修信陽軍門記

申古之成國也。昔夏封姜姓之後于申。至周宣王時。以功爲侯伯。其詩曰。麇麇申伯。王績之事。又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則申嘗有人矣。春秋。楚子圉初得諸侯。亦會宋鄭蔡之君于申。而大夫巫臣之邑在焉。故號曰申公。魏隋之間。名臣間起。及唐置節度。合于光蔡。有晉公之烈。豈陋邦也哉。宋興。剗平僭僞。雖名都大城。稱號權制。略與唐等。而輕重之實。固已不同。其諸郡縣多減于唐舊。而方內晏然。無兵革之患。興于禮義。故申嘗爲王封。而祗以軍壘治民。此祖宗規模之備。太平之功。非以爲陋邦易之也。而兵屯數百。壘垣墮頓。臺門不治者四十有九年。申之父老。尊其俗。而聞于禮者。益厭之久矣。蓋嘗治之。旣得請于朝。而終未遑也。豈有所待哉。元豐元年八月。直龍圖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范公。以刑部郎中謫義陽。實申之故治。嘗任臺閣。綴侍從。爲天子諫臣。出使陝蜀。牧大邦。總領邊吏。號爲賢帥。其謫申也。士人不以爲公戚。知公能安之者。待公素厚也。公至之歲。盜賊銷。獄訟息。年穀屢登。官無留事。乃延問父老。講俗之所闕。知夫兵屯壁壘。門戶之不可以不保民也。乃曰。何哉。豈狹申爲不足治耶。將愛其力而諱之也。吾而不思。奈父老何。乃言城壞矣。宜便築如制。而稍益舊屯之兵。旣上其事。因嗣前議。正大門而新

之以爲之兆。門度高二丈有奇。其下廣四尋。上殺下之半。爲工萬有一千。夏四月。門成。公屬其徒周視而饗之。申民大悅。縣令畢某進曰。政無作亦無止也。循理而動。則作斯可矣。顧義而止。則止斯可矣。事適于可。而作與止不預其間。此之謂善政。夫申故荆有也。南走雲夢。北屬淮蔡。橫帶三關之險。上下數百里。曠無異州。而水陷山磧。萑葦林叢。坡谷之阻。鮮平地焉。非教化之久。德澤之盛。則姦人盜賊之所保也。而屯兵單少。四垣圯仆。關門域雉之設。不爲固禦。父老病矣。而猶不知作以患于人。殆非所謂適可而名善政者也。今公計風俗之便。同父老之憂。增屯改築。作門以爲之兆。旣忘申之狹。而亦忘夫昔之論大事。圖大功也。非尊禮樂道愛民而不倦者。能若是乎。然則豈特姦人盜賊之備。而申父老子孫之幸耶。祖宗之規模。可以振朝廷之德澤。可以廣而思昔申伯之風。爲可復矣。此申民禱祠而求者也。可不書乎。于是乎書。元豐三年五月十六日。文林郎羅山縣令代郡畢某記。

代范忠宣撰通慧禪院移經藏記

曩余通守安陸。嘗行諸山中間。遊釋素垂之寺。殿堂門廡皆稱。而所謂經藏者。獨介于堂之北偏。側陋非地也。後十有二年。余謫義陽。素聞之。自山中來。持唐御史穎之文而謁余曰。此經藏頌也。夫子嘗憫夫藏之非其地。今似得其地矣。欲識之。夫子豈有意乎。余曰。素而所謂得地者何如。曰。募錢八十萬。工七千。自治平丙午。距熙寧辛亥。凡六歲不倦。而後辭乎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焉。余曰。素而可謂善士矣。吾聞西方之學。以氣爲緣。以身爲垢。以事爲障。以境爲礙。以不動止爲性。以無

所失得爲道。則雖精深妙密。無以寄其言焉。寄一言卽以異于道。而其書乃至乎五千四十八卷者。豈非緣垢障礙。借此爲證。而性與道由此見乎。意者見道與性。而返無事于書也。則雖五千四十八卷。猶無言矣。不然。何道之省。書之多也。天下既有其書矣。素獨得不有乎。天下既有其書而藏之矣。素獨得不藏乎。藏之而同乎道。合乎性也。吾不知藏之而異乎道。離乎性也。吾不知同異離合。吾無所容其心。則與天下而藏之者。將真爲道乎。而又況辭側陋之地。占西隅之高明。使行者仰居者誦。而有助于教耶。素而可謂善士矣。元豐二年五月十九日記。

代仲兄舍人撰賜詩記

元豐四年五月。高麗國王徽上言。臣蒙陛下休德。世爲東方之臣。僻在海外。未嘗覩中國禮儀之盛。願朝京師。伏大廷。望天子之威顏。而屬有犬馬之病。不能勝衣。謹遣陪臣禮部尙書子威。吏部侍郎思齊。朝貢方物。而臣仲衍實預典客。越明年上元。以故事張燈于宣德門。上親臨觀焉。因賜子威等燕于東闕下。臣竊惟陛下卽位。崇仁義。正經術。新制度。明禮樂。方內之民。咸獲嘉福。而大化流行。聲教四溢。雖遼絕荒忽。殊封異境之人。亦扶服慕義。願爲臣妾。故高句驪介東海萬里之外。非有詔令號召。而稱藩國。受正朔。輸方物。獻樂舞。七年之間。三集京師。況屬遊觀廣覽。威儀文物萬象之會。而臣得與其國貢使。醉飽陛下之聖德。區區之忠。無以自列。故輒爲詩。屬其使人。以歌誦大平之萬一。而陛下不以其固陋譴薄。加賜誅譴。乃卽燕閒指顧之頃。俯爲篇章。遣中使瑗賜臣以寵靈。臣之私室。非臣愚戇所能當也。臣聞漢神爵五鳳